



Fudan American Review

美国问题研究

2011/1 (总第十二期)

- 赵穗生 奥巴马对华积极接触政策及其挑战
- 托马斯·莱尔森 全球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的重建
- 汪伟民 韩梅梅 新世纪中美的发展援助政策：比较研究的视角
- 夏路 锁定红海之峡：浅析美国在也门的地缘政治战略
- 沈惠平 美国对台政策的解读：一种美国民族主义视角
- 潘亚玲 美国对华政策中的经济民族主义
- 涂怡超 美国基督教组织的全球扩展与当前美国外交政策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问题研究. 12 / 沈丁立主编. —北京: 世界
知识出版社, 2011. 9

ISBN 978 - 7 - 5012 - 4137 - 8

I. ①美… II. ①沈… III. ①美国—研究 IV.
①D7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89566 号

责任编辑 罗养毅
封面设计 嘉 维
责任出版 刘 喆

书 名 美国问题研究(总第十二期)
Meiguo Wenti Yanjiu
主 编 沈丁立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100010)
网 址 www.wap1934.com
印 刷 北京京晟纪元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本印张 787 × 1092 毫米 1/16 13¼ 印张
字 数 222 千字
版次印次 2011 年 10 月第一版 2011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012 - 4137 - 8
定 价 23.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FUDAN AMERICAN REVIEW

美国问题研究

2011/1 (总第十二期)

主办单位: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编辑委员会

- 顾问: 王缉思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杨成绪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
- 主任: 倪世雄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 副主任: 吴心伯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信强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 委员: (以汉语拼音字母排序)
蔡佳禾 (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
丁幸豪 (上海美国研究所)
冯绍雷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
黄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黄仁伟 (上海社会科学院)
潘振强 (中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
陶文钊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徐以骅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杨洁勉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袁明 (北京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朱明权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主编: 沈丁立

副主编: 潘锐

执行编辑: 蔡翠红

通讯地址: 上海市邯郸路220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邮政编码: 200433

电话: 021-65642590, 021-65642269

传真: 021-65119567

电子信箱: FAR@fudan.edu.cn

目 录

特约文章

- 奥巴马对华积极接触政策及其挑战 /1 赵德生
全球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的重建/24 托马斯·莱尔森

专题文章

- 新世纪中美的发展援助政策：比较研究的视角/48 汪伟民 韩梅梅
锁定红海之峡：浅析美国在也门的地缘政治战略/62 夏路
美国对台政策的解读：一种美国民族主义视角/81 沈惠平
美国对华政策中的经济民族主义/98 潘亚玲
美国基督教组织的全球扩展与当前美国外交政策/114 涂怡超

青年论坛

- 美国中亚政策的重要工具：经济和军事援助/140 马 斌
美国参与世博会的历史、目标、模式与影响力分析 169 薛 华

学术评论

- 打赢明天的战争，维护美国治下的和平
——评《大视野大战略：缩小断层带的新思维》/187 杨 震

学术交流

- 美国的战略走向及中美关系之回顾与展望/195 蔡翠红

特约文章

奥巴马对华积极接触政策及其挑战

赵穗生^①

【内容提要】 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任以来，中美两国关系可谓忽冷忽热。从2010年元月到秋天，中美关系已经经历了两次探底，一次是元月到3月，另一次是6月到8月。如何理解奥巴马执政头两年不寻常的两次波折？本文认为，奥巴马总统执政后中美关系的不稳定态势，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全球金融危机中迅速崛起的日益自信的中国与正艰难地要从经济衰退中走出的奥巴马政府之间力量较量的结果。由于中美之间力量的较量不可避免，双方都依据对变化了的权力平衡的现实主义评估做出政策调整。然而，误判和不信任可以让一个可控的调整变得麻烦。

【关键词】 奥巴马总统 对华接触政策 中美关系
核心利益 崛起的中国

^① 赵穗生现任美国丹佛大学约瑟夫·科贝尔国际关系学院（Josef Korbel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Denver）终身职正教授，并兼该院美中合作中心执行主任，英文《当代中国》（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学刊主编。

小布什的对华关系以总统参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和中国对美国曾长期搁置的售台武器的温和反应而告结束，继承了这一相对稳定和合作的关系，奥巴马政府就职后曾与中国有短暂的蜜月期，随即发现与中国处于对抗态势，这一对抗肇端于2009年12月的全球气候变化高峰会议，在2010年1月因为奥巴马批准对台军售而激化。4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宣布接受奥巴马总统的邀请参加核安全峰会，美国决定推迟对中国是否操纵人民币汇率做出裁决，中国关系再度升温。6月，美国指责朝鲜对韩国的军舰沉没负责，对朝鲜展开新一轮制裁，中国拒绝参加，中美关系急转直下。7月和8月，随着中国抗议美韩在黄海的联合军事演习和美国挑战中国宣称的对整个南中国海拥有主权，冲突进一步激化。

如何理解奥巴马执政头两年不寻常的两次波折？本文认为，奥巴马总统执政后中美关系的不稳定态势，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全球金融危机中迅速崛起的日益自信的中国与正艰难地要从经济衰退中走出的奥巴马政府之间力量较量的结果。中国把奥巴马的强调共享利益和避免在敏感问题上挑战中国看作美国软弱的标志，要求美国在中国宣称的核心利益问题上做出更多让步，力图重新定义中美关系。结果，奥巴马政府不得不澄清其政策，在对华接触的政策中增加了现实主义权力平衡的因素。由于中美之间力量的较量不可避免，双方都依据对变化了的权力平衡的现实主义评估做出政策调整。然而，误判和不信任可以让一个可控的调整变得麻烦。

奥巴马的对华积极接触

虽然号召变化是奥巴马在总统竞选中的特点，就职后，他的对华政策更多体现了连续性而不是变化。奥巴马总统是在严重的经济衰退中开始他的任期的，他把与崛起的中国的合作视作美国经济复苏和其他问题的解决办法。虽然在奥巴马执政头一年，美国优先考虑的是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中国仍被置于奥巴马外交优先事项非常高的位置。建立在布什政府成功政策的基础上，“只用一个月时间，奥巴马的外交政策团队就定下了对中国基调：

奥巴马对华积极接触政策及其挑战

在更多问题上、更经常地进行更多的合作”。^①然而，奥巴马政府在构造与中国的长期关系上采取了与其前任不同的方法，不太依赖现实主义的权力平衡，更多地指望良好意愿。避免布什总统的从权力平衡的思考方式推动与中国接触的做法，奥巴马总统执政头一年的接触政策大多体现了以下三个特点：

首先是强调美中两国相互的经济和战略利益。布什的接触政策是受他的现实主义的避险政策（hedge）支持的，即美国要在安全上防范中国，抵御中国的权力平衡，为中美走向敌对这一最坏的可能性做好准备。^②奥巴马总统放弃避险政策，假定崛起的中国将与美国共享越来越多的利益，其自身越来越可能成为问题的解决者，而不是本身成为麻烦，基于大量共享利益大力推动与中国较广泛的合作。这一立场假定，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中国愿意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与美国一道致力于共享利益，但它并没制订一旦对方不这么做时如何应对的方案。“奥巴马政府的高级官员声称，为应对诸如气候变化这样新的跨国界的挑战，美国对华政策要做出调整，这时，权力平衡的逻辑是有害的。他们说，没有什么主要的国际性挑战可以在没有中国合作的情况下解决，这就让现实主义的方法不再奏效”。^③

为强调中国在其外交政策中的重要性，作为奥巴马的首席外交官，希拉里·克林顿的首次国外之旅是亚洲，并把中国视作旅程的核心，尽管以前的国务卿——比如奥尔布莱特、鲍威尔和赖斯——首次海外之旅的目的地都锁定在美国在欧洲或中东地区的传统盟友。行前，克林顿在纽约的亚洲协会谈到：政府需要“更严格的、持续的承诺”与中国“接触”，“有人认为崛起的中国显然就是对手，与此相反，我们相信美国与中国能为对方的成功做出贡献，并从对方的成功中受益。努力建造共同关心的领域、分享机会，这符合

① Elizabeth C. Economy and Adam Segal, “The G-2 Mirage: Why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re Not Ready to Upgrade Ties,”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09.

② Hedge 可翻译为“避险”或“两面下注”。关于其译法及含义，可参见吴心伯：《试析布什政府对华安全政策的核心概念》，《美国研究》，2007年第4期，第7—22页。

③ Michael J. Green, “A teachable moment for Pyongyang and Beijing?” *Foreign Policy*, July 15, 2010, http://shadow.foreignpolicy.com/posts/2010/07/15/a_teachable_moment_for_pyongyang_and_beijing

我们的利益。”^① 抵达北京时，她用同舟共济这句中国成语描述中美关系。奥巴马则通过强调解决国际事务上的共享利益，将中国塑造为全球事务的伙伴，他在2009年7月举行的中美第一届战略与经济对话上列举了在清洁能源、气候变化、经济复苏、核安全和应付跨国境的威胁方面的共同利益，未将人权和操纵汇率放在其对华政策议题的最高位置。他敦促“通过合作提升这些利益”，并相信“我们彼此结伴的能力是在应对许多最紧迫全球挑战上取得进步的前提”。^② 在2010年5月召开的中美第二届战略与经济对话上，财政部长盖特纳用“风雨同舟”并借用奥巴马的“殊途同归”向中国强调两国间共享的利益。

对华接触政策的第二个特征是在诸如人权、台湾和西藏问题这些敏感或核心利益问题上避免挑战中国。奥巴马政府提出积极、合作、全面的对华关系，以取代小布什的“坦率、建设性、合作的”关系。“坦率”一词暗示愿意在立场根本不同的议题上挑战中国。“积极”代替“坦率”反映了奥巴马政府不愿在事关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对中国指指点点（finger-point）或挑战中国，意在确保在这些问题上的不同不会影响到接触政策，以追求共享利益。

这一立场在2009年11月的中美联合声明中得到正式阐述，“双方一致认为，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对确保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极端重要。”这是两国政府首次承认尊重彼此核心利益的重要性，这一陈述与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2009年2月在北京讲的下述一番话的意思是一致的，她评论说，人权、台湾和西藏问题“不会影响全球经济危机、全球气候变化和安全危机”。^③ 这一立场与她本人几个月前竞选美国总统时截然相反，当时，她鼓励布什总统抵制北京奥运会，借此向中国发出信号：美国对中国对待西藏事务的做法以及在

^① Glenn Kessler, “China Is at the Heart of Clinton’s First Trip,”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15, 2009, A6

^②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at the U. S. /China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 Washington, D. C.,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July 27, 2009.

^③ “Not So Obvious, The secretary of state underestimates the power of her words,”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24, 2009, Page A12.

奥巴马对华积极接触政策及其挑战

苏丹问题上缺乏合作很恼火。除了这些声明，奥巴马总统还采取行动，在他首次正式访华前做出两个主要让步。为避免影响在联合国会议、匹兹堡的G20峰会，以及对中国的正式访问时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主席的会面，当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在2009年10月访问美国首都华盛顿时，他没见达赖。这与小布什总统的做法截然不同。当年，达赖每次访问华盛顿，小布什都会见他，克林顿总统也是如此。第二个让步是宣告推迟对台军售。

奥巴马接触策略的第三个特点是与中国领导人频繁举行高级别会谈，以建立互信。与布什总统任期的第一年相比，奥巴马追求与其中国同伴更个人化、更早、更经常的接触，2009年4月，他在伦敦的G20会议上与胡主席举行了第一次会谈，又在2009年9月在纽约的联合国大会和匹兹堡的G20峰会上与胡见面，2009年11月，他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在就职的头一年就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是无前例的，一年当中三次高峰会谈同样创造了历史纪录。

奥巴马还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提升了布什时代与中国的高级别对话。布什与中国的安全对话称作“高级”，“战略”一词只用于盟友。奥巴马毫不犹豫地将他与中国的高级别对话称作“战略”对话，并将中国描述成“战略伙伴”，这是“中国很想要的说法”。^① 2009年和2010年举办的头两届中美战略和经济对话的确是平等伙伴之间内容丰富的对话。

这些首脑会议和高层次会议试图在两国领导人之间建立互信。为达到这个目的，奥巴马的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James Steinberg）在2009年9月提出“战略再保证”的愿景，即美国必须清楚表明它欢迎中国成为一个繁荣、成功的强国，中国必须向世界其他国家确认，她的发展和日益增长的全球地位不会以牺牲其他国家的安全和康乐为代价。^② 互不相信的确是双边关系中的核心问题。许多中国人怀疑美国意图分裂中国，摧毁中国的政治体制，围堵中国，而许多美国人关心中国对美国构成可能的挑战。但是，与布

^① Timothy Garton Ash, "Two ways for West to meet China," *The Straits Times*, November 20, 2009, http://www.straitstimes.com/Review/Others/STIStory_456690.html?sunwMethod=GET

^② James B. Steinberg,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Administration's Vision of the U.S. - China Relationship," Keynote Address at the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Washington, DC, September 24, 2009.

什政府的“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相比较，战略相互确认的概念把中国看得更平等，它也暗示，如果中国在国际事务上扮演起负责任的角色，美国不再对中国指手画脚。

虽然奥巴马的批评者指责他对华的积极接触政策过于理想化，但它的确反映了在回应 21 世纪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发展时他的战略选择，这个发展就是，全球权力分配正在发生变化，从短暂的美国单极统治转向多极世界。冷战结束后不久，许多美国领导人和学者确认，出现了一个美国主导的“单极时代”。^① 中国和其他非西方国家的崛起使世界逐渐转向多极，小布什仍采纳单边主义的做法，试图保持美国的霸主地位，这不仅耗尽了美国的资源，也损害了美国在世界上的道德领导力。

奥巴马就职后，对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来说，多极的趋势已经很明显，2009 年 1 月，国家情报委员会发布报告“2025 年全球趋势”，把“多极未来”视作新政府面临的最显著的挑战之一。“虽然美国很可能保持它唯一最重要行为者的地位，但它的相对力量将减弱，美国的操控力越来越受限制”。^② 中国的崛起是使全球力量分布变得不再是美国主导的最重要的力量。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领导人得在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回应崛起强国所使用过的下面三种战略方法上作出选择。

第一种是无视它。这是 18 世纪晚期的中华帝国对英国、法国、俄国等欧洲强国和亚洲强国日本崛起时作出的选择。中国拒绝面对和适应新的现实，在 1840—42 年的鸦片战争中被英国打败，在 1894—95 年中日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败。中华帝国崩溃了，中国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停滞和羞辱。第二种方式是抑制它。西班牙帝国和法国帝国都曾试图抑制强国的崛起，特别是英国，在 16 世纪和 18 世纪试图延长其对欧洲政治舞台的控制。他们的努力不仅导致漫长的、一系列破坏性的、血腥的战争，而且不可避免的失败了。第三条道路是接受它。19 世纪晚期，面对美国作为世界强国的挑战，尽管不舒服、

^① Charles Krauthammer, “The Unipolar Moment,” *Foreign Affairs*, Vol. 70, No. 1, 1990/91, pp. 23—33.

^②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Global Trends 2025: A Transformed World*, Washington DC, November 2008, www.dni.gov/nic/NIC_2025_project.html

奥巴马对华积极接触政策及其挑战

不情愿，英帝国还是选择了接受美国在英国旧有殖民地的支配地位。这一举动不仅避免了不必要的流血，而且使得英国得以保护自身利益，保有其在后英国时代的利益。

中国的崛起让美国处于当年中华帝国、西班牙、法国和英国类似的位置。早在奥巴马上台前很久，在美国就进行了一场如何回应中国的强国渴望的重大政策辩论。一种主张是遏制中国，理由是，伴随其能力的增长，中国会与美国进行零和博弈式的竞争，这将颠覆权力的平衡，引起世界范围内力量重组。^① 另一种观点主张接触和接受中国，理由是：目前国际体系建立在非歧视和市场开放的规则和规范的基础上，它给崛起中的国家创造了条件，使他们得以在这个框架内推进他们的经济和政治目标。全球化和相互依赖增加了中国和美国共同利害关系，也约束了中国。^②

奥巴马上任后，接受和接触已经成为美国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主流想法。正如一位学者所发现的：重新的、但未曾明说的赞成接触的两党共识在国会和政策圈里形成，而在双边层面，已经在许多议题上实现了实质性合作。占优势地位的行政部门表明对两国关系持续承诺，努力在众多事关双边、地区和全球问题上与中国接触。^③ 奥巴马总统在制订对中国的接触政策时，明显接纳了中国的立场。这一立场由他的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在2009年一次讲话中清楚地阐明了：“历史表明，原有强国抵抗或遏制崛起国家的行为通常与他们所表明防止冲突的目的相矛盾，导致了他们力图避免的事态”，因此，“与中国合作，我们有特别有说服力的需求。”^④ 这一立场认可在中国和美国之间“权力更平等地分配”，“每一方在处理其未来关键问题时都需要

① 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Y: W. W. Norton & Co., 2003.

② G. John Ikenberry,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Can the Liberal System Survive?" *Foreign Affairs*, Vol. 87, No. 1, January/February 2008, p. 24.

③ David Shambaugh, "Early Prospects of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a Strategic Agenda with China," *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E-Notes*, April 2009, <http://www.fpri.org/enotes/200904.shambaugh.obamastrategicagendachina.html>

④ James B. Steinberg,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Administration's Vision of the U.S. - China Relationship," Keynote Address at the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Washington, DC, September 24, 2009.

另一方”。^①

虽然美国的一些共和党人和新保守主义者从没停止批评奥巴马的积极接触政策，将它说成是绥靖，并从权力平衡的角度争辩说要遏制中国的强国渴望，^②但是，经历了布什历时八年不受欢迎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后，他们的声音相当微弱。因此，奥巴马的积极接触政策导致并维持了美中两国在其上任头一年短暂的联姻和蜜月期。但也这一政策也含有在解决金融危机和处理其他双边、区域和全球事务时，对中美之间进行史无前例的合作的期待。一些重量级的美国评论家，比如布热津斯基提出了G2的概念，^③将世界看成是中美两国构成的两极格局，只有这两个国家在起作用。其他的评论家比如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提出中美国（Chimeria）的概念，意指美国和中国的经济相互缠绕，为处理国际经济事务两国必须一起努力。^④

崛起的中国的挑战

奥巴马的接触政策也激起了不少中国人的期待，他们将这一政策视作美国软弱、在金融崩溃时需要中国合作的标志。中国领导人是现实主义者，对中国在演变中的国际体系中的地位特别敏感。他们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制订经常始于对世界力量对比的评价，力量对比这个中国术语与西方国际关系文献中的权力分配的概念很相近。国际政治的演进被理解为世界范围内权力分配的变化。仔细考虑了中国在世界上的相对实力地位以及变化了的联盟关系和政治力量组合，北京的政策制定者试图从他们所理解的权力分配的角度调整

① David M. Lampt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n the Age of Obama: Looking Each Other Straight in the Ey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8, no. 62, p. 727.

② Dan Blumenthal is one of the constant critiques. See his article, for example, "Removing China's Obstacles," Center for Defense Studies, FYSA: The Blog, October 15th, 2009, <http://www.defensestudies.org/?p=745>, "Not so reassuring...", Center for Defense Studies, FYSA: The Blog, September 25, 2009, <http://www.defensestudies.org/?p=504>.

③ Zbigniew Brzezinski, "Moving toward a reconciliation of civilizations," *China Daily*, January 15, 2009, http://www.chinadaily.com.cn/opinion/2009-01/15/content_7399628.htm

④ Niall Ferguson, "What 'Chimerica' Hath Wrought," *The American Interest Online*, January - February 2009, <http://www.the-american-interest.com/article.cfm?piece=533>.

奥巴马对华积极接触政策及其挑战

他们的外交政策。正如一位中国学者表明的“不进行力量对比的研究，北京的决策者大概就没法相应调整外交政策”。^①

冷战结束许多年了，受制于中国有限的力量及战略地理位置，中国领导者遵循着韬光养晦的政策，保持低姿态，打造国家实力。在对美关系上，中国试着“学会与霸权共存”，适应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并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② 因此，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美国对实行中国制裁、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2001年EP-3事件，中国领导人都避免采取对抗姿态。

然而，2008年始自美国并很快蔓延到全球的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对权力分析的理解开始变化。中国经济反弹迅速、强劲。中国把自己视为这场全球金融崩溃的大赢家，中国领导人对在处理与西方国家关系时处于更平等地位变得日益自信。正如一位中国学者宣称的：“全球金融危机损害了美国的金融地位，美国经济复苏依赖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来自北京的合作，结果，美国对中国的兴趣增加，北京危机管理的技巧让北京在华盛顿的眼中获得了信誉”，^③ 不管是美国的经济复苏更依赖于中国经济的增长还是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赖于美国的经济复苏，中国正大步迈向强大国家。正如一位中国学者所指出的，2003年，中国的GDP是1.4万亿美元，只是美国GDP10.9万亿美元的八分之一，由于快速增长，2009年，中国的GDP已经达到5万亿美元，是美国GDP14万亿美元的三分之一。他还引用中国军事实力的显著增长，得出结论说中美两国硬实力的鸿沟已经快速缩小。^④ 由于西

^① Wang Jisi,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Study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 Chinese Perspective," in Thomas W. Robinson and David Shambaugh,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Oxford, UK: Clarendon Press, 1995, p. 489.

^② Jia Qingguo, "Learning to Live with the Hegemon: Evolution of China's Policy toward the US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4, No. 44, August 2005.

^③ Jin Canrong, "Reason for optimism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 East Asia Forum, Jia Qingguo, "Learning to Live with the Hegemon: Evolution of China's Policy toward the US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4, No. 44, August 2005. February 14, 2010, <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10/02/14/reason-for-optimism-in-sino-american-relations/>

^④ 王缉思：《中美重大战略较量难以避免》，2010年8月10日，<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84308>.

方处于金融乱局，这些国家的领导人看上去迫切需要在全球衰退时有现钞丰厚的中国出手相援，中国领导人越来越愿意主动地营造外部环境而不只是消极回应，更激烈地保卫其国家利益而不是做出妥协。对一个身处麻烦中的美国仍然企图控制中国的看法让中国领导人不太愿意适应对方，更愿意挑战美国。

因此，虽然奥巴马总统在2009年11月首次正式访华前就力图调整与中国的关系，但中国领导人并没对他的良好意愿给予相应回报。比如，奥巴马想通过在上海与年轻人的会谈，发出民主和人权的普世价值的声音，然而，这次会面没在全国范围内实况播出，他与这个国家最自由的报纸《南方周末》的独家专访也没在该报全文刊出。在与胡主席联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不允许听众提问。虽然奥巴马总统敦促中国重估汇率，胡主席却回避了这一话题，相反强调避免贸易保护主义，意指中国对2009年9月美国宣布对中国制造的轮胎征收惩罚性关税不满。结果，许多报道奥巴马中国之行的西方媒体对此行持强烈负面评价，因为“在贸易、汇率、伊朗问题、气候变化和人权上，奥巴马先生没从主人那里得到一丝好处”。^①

其后，2009年12月，中国在哥本哈根举行的气候变化会议上与美国对抗，采取了作为发展中国家领袖的不寻常举动，中国提出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力压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做出关于碳减排的详细承诺，并向穷国做出金融保证，而发展中国家只需做“他们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方面所能做的，并根据本国情况适应气候变化”。^②在国家首脑会议上，中国派出了外交部副部长代表温家宝总理，坐在奥巴马对面，强烈反对在发展中国家就减排确定目标。奥巴马总统后来不得不寻找家宝总理，出现在一个会议室的门口，那里，温正与巴西、印度领导人开会。许多年来，中国虽宣称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但极力避免在与西方对抗时起领头作用。北京在峰会上的立场让人震惊。正如一位观察家评论的：“十年前，当中国寻求参加世

^① Peter Foster, "Barack Obama visit signals new era of US-China relations," *Daily Telegraph*, November 21, 2009.

^② "Foreign Minister: communication with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at Copenhagen summit," *Xinhua*, December 18, 2009

奥巴马对华积极接触政策及其挑战

贸组织时，它向美国和欧洲要求做出妥协，然而，在哥本哈根的气候谈话中，中国阻止了全面的协定，拒绝做出超过以前的承诺。”^①

哥本哈根会议后，2010年1月，为抗议中国互联网审查和网络袭击，谷歌威胁退出中国的市场，由此形成僵局。中国政府起初试图把这一事件淡化为只是商业纠纷，在克林顿国务卿发表讲话，批评中国破坏信息自由、要求中国对网络侵入进行彻底回顾后，中国政府的立场变得不寻常的强硬，指责“美国所谓信息自由的背后是赤裸裸的政治企图，运用网络战反对敌对方”。^② 中国政府拒绝就所宣称的黑客侵入谷歌和其他外国公司展开调查，在不久前的2008年，中国在北京奥运会前急切地要尽力在世界面前展示形象，暂时取消了对若干网址的检查，以平息西方人的不满。观察到中国行为的变化，以对中国持正面观点著名的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争辩说，谷歌事件表示“近来中美角色发生逆转，从小布什到奥巴马，美国经历从一个世界许多人都将其视作故意作对的总统向一个获得了诺贝尔奖的总统的变化，颁给他这个奖项反映了（也许是极度渴望地）对他致力于和解的感激。与此相反，中国好象进入布什一切尼时代。”^③

围绕中国核心利益问题的角力

根据中美两国权力平衡的重大变化，许多中国人把奥巴马的积极接触政策看作是美国软弱、在金融崩溃之机需要中国合作的标志。结果，中国在要求美国尊重中国核心利益方面变得咄咄逼人。2009年，在华盛顿召开的第一届中美战略和经济对话上，国务委员戴秉国告诉美国人，中国第一位的核心利益是保持其基本制度和国家安全，其次是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第三是经

① Katrin Bennhold, "As China Rises, Conflict With West Rises Too,"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7, 2010

② Wang Xiaoyang, "qiekan meiguo de xinxi ziyou" (Looking at the US information freedom), *Renmin Ribao*, January 24, 2010, p. 3,

③ James Fallows, "The Google news: China enters its Bush-Cheney era," *Atlantic*, 12 Jan 2010, http://jamesfallows.theatlantic.com/archives/2010/01/first_reactions_on_google_and_php

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①

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核心利益几乎用来专指在台湾和西藏问题上的冲突，但自从2010年以来，围绕南中国海的冲突也被明显纳入。这些领域冲突在中国人日益增强的民族主义情绪下变得日益敏感。在这些问题上持坚定的立场对维持民众对共产党政权的信任方面起到特别的作用。持续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变成第三位的核心利益，这是因为，它是中国共产党证明统治中国的合法性的基础。

为展示捍卫核心利益的决心，中国对奥巴马于2010年宣布向台湾出售武器做出不同寻常的反应，虽然奥巴马总统在他的11月中国之旅中清楚表明要对台湾出售武器，中国仍然抬高调门，严厉警告军售的后果，将其视作对中国核心利益的挑战，企图阻止军售。当奥巴马政府于1月6日宣布向台湾出售爱国者三型导弹时，有影响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分析家，比如海军少将杨毅公开表态，是中国制裁与出售武器有关的美国国防公司的时候了，要以此“重塑政策选择”。^②同时，中国官方媒体发布了旨在摧毁空中导弹的弹道导弹防御计划试验的详情。中国以前也做过这样的试验，但没公开宣布过。^③这种愤怒的表示意在提升常规、可预见的武器销售的风险，阻止未来的武器出售。

从美国方面来看，北京成功说服华盛顿改变其沿袭几十年的武装台北的政策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特别是鉴于台湾海峡的力量平衡严重向中国大陆这一边倾斜。因此，奥巴马政府无视中国的警告，在1月29日通知国会其价值64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虽然不包括台湾反复要求的F-16 C/D战斗机，奥巴马政府还是遇到中国前所未有的反对。除了像以前一样，宣布立即中止与美国的一些军事交流以及由各政府和军事的相关部门展开愤怒批评的浪潮外，

① “首轮中美经济对话：除上月球外主要问题均已谈，”中新社，July 28, 2009, <http://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09/07-29/1794984.shtml>.

② “China yesterday urged the United States to cancel a massive arms deal to Taiwan, warning of severe consequences if it does not heed the call,” *China Daily*, January 8, 2010.

③ Chris Buckley, “China successfully tested emerging military technology aimed at destroying missiles in mid-air,” *Reuters*, January 8, 2010.

奥巴马对华积极接触政策及其挑战

中国外交部首次正式威胁要对介入对台军售的美国公司实施制裁。^① 由此，中国改变了它的地位，由以前是美国制裁的靶子变成制裁美国公司。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金灿荣公开表示“对台军售给了中国一个公平、合理的理由，加快其武器试验”。^② 作为报复的一部分，北京拒绝了美国国防部长盖茨 2010 年 6 月初在出访亚洲国家时在北京停留的请求，虽然盖茨几个月前就希望在夏天访问北京，在把中国视作密切盟友和外交保护者的朝鲜被指责于五月用鱼雷炸沉韩国军舰、导致 46 名船员死亡后，对五角大楼来说，北京这个目的地更重要了。^③ 中国以前对美国对台军售只是用激烈的言辞表示抗议，不威胁采取行动。因此，中国的反应在数量级上与以往不同了。

北京宣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一核心利益以前几乎专指台湾和西藏。2010 年 3 月，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告诉美国两位高级官员，中国现在将一百三十万平方英里的南海视作其核心利益，与西藏和台湾处于同等地位。^④ 新华社的评论指出，“通过把南海纳入核心利益，中国展示了捍卫海上资源和战略水域的决心”。^⑤ 结果，中国越来越多地抗议和阻止美国在其海岸附近的国际水域进行海军演习。2009 年 3 月，在南海，一组中国船只拦截并挑战一艘美国监视船（The USSN Impeccable），以前，美国海军经常在这里监测中国军事行动。中国学者时殷弘指出，这一事件是“中国在与西方打交道时展示新的强大力量的标志”。^⑥ 的确，中国从前也一直把美国在靠近其国家边境的监视活动视为对此国家安全的挑战，但中国从没采取这样高调的举动，阻拦在南中国海的美国军舰。

① “Chinese threats to sanction Boeing are more sound than fury,” *Chinese Economic Review*, February 3, 2010, http://www.chinaeconomicreview.com/today-in-china/2010_02_03/Dont_worry_about_Boeing.html

② Cara Anna, “Report: China suspends military exchanges with US,” *Associated Press*, January 30, 2010, http://news.yahoo.com/s/ap/20100130/ap_on_re_as/as_china_us_taiwan_arms_sales

③ Craig Whitlock, “Secretary of Defense Robert Gates doesn’t get hoped-for invite from China,” *Washington Post*, June 3, 2010, A08.

④ John Pomfret, “U. S. takes a tougher tone with China,” *Washington Post*, July 30, 2010, A1.

⑤ Xinhua, “Modernizing navy for self-defense,” July 13, 2010.

⑥ James Mikes, “China and the West, A time for Muscle-flexing,” *The Economist*, March 19, 2009.